

不分有不辨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辨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狹藏食處曰噍滿也以廉為廉則意自備不得為大廉矣不伎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已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教事無經見亦寓言耳達艾之間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真之不辨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竟欲伐宗膾胥教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句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首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教三也陳碧虛

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胥支胥教三國人間世篇亦有先攻叢支胥教之語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豈而來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內外先王之志曰論曰議曰辨三條皆欲攻而去之以離言辨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竟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猶存達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以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自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辨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武林通士 稽 考 畢
建 西

齊物論第三

智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涇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蕘鹿食芻蚶蛆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狽狽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鮪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善欤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注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其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為有知而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留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

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為不知矣故舉民績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狙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獼猴麋鹿鱗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蓄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實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為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為正處口知芻豢為正味目知好色為正色至於績猿之所安狙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為偶

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為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殺亂吾安能知其辨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

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為言萬物莫非我而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為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為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殺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辨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為內知之為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為正凡以遣其為言之累而已夫澤焚不熱河涇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陳碧虛註以同為是則無非以非為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

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鯉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情所稟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宜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為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真知蓄缺復以至人爲問王倪迷以姑射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庸齋口義云蓄缺同是之間王倪不知之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紛然殺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死生且不爲之動心况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蓄缺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蓋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爲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事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蓄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雲夫大道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既有言矣知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鶴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無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莫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莫若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茫參萬歲而一成統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感邪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臣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於塵垢之外玄合手視聽之表今瞿鶴子方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子試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謂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謂也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滑紛亂莫之能正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騖役聖人茫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

謂難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感邪如麗姬者一生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爲寤寤寤然以所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可謂固陋况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吊當詭焉

○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麗鶴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黃帝之所聽螢夫子何足以知之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鶉亥得於彈而彈非鶉亥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無爲皆麗鶴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于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體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而不敢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離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離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是故無求緣乃能照時說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乎聽螢主乎明謂黃帝之聰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脂之

合者爲之滑亂而滑者置之使各盡其極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者不別參萬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斬生乎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已絕物未嘗忘務而不應不以物累已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緣道終日不言而未嘗無言終日言而未嘗有言也孟浪則不中平聽螢者聽而明也夫子以爲孟浪則不及麗鶴以爲妙道則過矣故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滑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時適然耳役愚者老子所謂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為妄况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為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為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復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晨在雞造炙須鴉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今見末而喜者早計輕悅賦之徒耳旁日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為其脗合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滑忘其遠就也以隸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茫灰心槁形也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為經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惡得體冥乎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本為無著一生之內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

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為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為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事已為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為大夢超生死為大覺衆人以寃交為夢形開為覺顛倒詭異惑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為衆人道如脂之合者為之置世之滑滑使各盡其極而不以榮懷若臣隸於君僕隸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滑聖人實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殺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為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哉

甚切當蓋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一死生既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強立覺名即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著愚者之竊竊然自以為覺亦夢也直為其有是夢故吾不得不為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蓋為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悟平時告瞿鵠者瞿鵠以為妙道而長悟以為孟浪瞿鵠未免有疑長悟又語之曰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未造此而遽以為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為門戶坎離為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遍為君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愚茫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為人僕其役夫夜則夢為國君夢中為君為牧若固有之也今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是夢說其名為吊詭言舉世為夢幻眩惑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庸齋口義云孟浪不着實聽瑩聽而能明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為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為一人滑滑以隸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隸也而自為尊卑眾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萬歲而觀止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梅泣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說皆曲盡人情則知術玠之間樂廣之答未為深遠大覺即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為此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揚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為任物自為故利害莫得而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

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自以為妙道之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誠妙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知之况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為

太早計猶見卯而求時夜也子試妄言汝試妄聽以為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為常未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為之滑滑於俗者置之從微至妙由階而升亦如以隸相尊者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眾人昧此役於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

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

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為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感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

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斬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為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

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乎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數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為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為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而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為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受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敵於是而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死生為一條忘義則不可為一貫死生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為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若虛註悟則不辨辨則不悟對辨不已黜聞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慙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

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辨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辨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為人言言之則辨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啾啾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皆不可得而辨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庸齋曰義云勝負不足為是非則我與若辨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黜聞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

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不是然不然皆兩存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是似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

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遙之意信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聲之義隱奧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燭之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腐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
立說尤甚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
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辨出於聲
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
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

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
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過造化之自然此
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
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而後
王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
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
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
知

因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者莊周夢為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遂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
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郭象註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
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
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
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
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
因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
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
象形明象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
物之正也今因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
待也故因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
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
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為蝶而
不知周俄然覺則遂遽然周也自周而言
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
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
明胡蝶之不夢為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
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
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辨今所以自喻
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

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
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
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
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
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
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
形非若蛇之待蚺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
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
則蛇蚺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為蝶也
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為周也遽遽然不
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
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
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
邪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
待也而因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
為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
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蚺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

說盡矣夢而為蝶不知有周覺而為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

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辨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為有而即其不足辨者以為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以祛其惑夫天下之物自速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為物以為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為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蚺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為道者據實而不據華迷而通物者據華而

不據實蝶之為物據華者也而周夢為之是為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據實而不免據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罔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蚺蜩般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為類皆

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實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

妙有之一氣也昔為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為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己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為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蚺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蚺

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化相相遠速覺夢如一也
廣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

待造物形之為形猶蛇蚺蜩翼而已蛇蚺既蛻而蚺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既待形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

彼之喻罔昔夢蝶不知罔也及覺為罔得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

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
蛇蚺蜩翼或謂蛇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為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豈同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篇有東同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茲多故不一言之有云子胡甲也蛇虺也與此對真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不多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齊一請以覺夢觀之際可見矣何為當生而憂死當死而羨生乎蝶之為物無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所化或朽麥所為至樂篇載鳥足之根為蟬蟴其葉為胡蝶則亦出於變化莫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蓋翔飛中之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為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成稟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為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既有論之者矣必

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為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一

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亂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僅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泉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濤寂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悵愧情性道通為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者言有心有為不足以及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可以言齊矣又慮
 或者以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此又
 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
 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
 成純所以祭天下之物而齊之道也
 罔兩罔景不知即異而罔兩十六華夢蝶孰
 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
 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
 可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
 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
 通之孰為物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或林道士書

壹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
 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
 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
 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携輕
 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絕背未足據其願此
 知之無涯也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
 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
 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
 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
 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
 為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
 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罔然與至當
 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蓋能順中
 以為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
 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
 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
 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為仁義之操以近名
 下不為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
 於不得已以為常是乃剝心去知而止乎
 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
 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
 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
 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
 為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為惡不近
 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
 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
 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
 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
 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
 之天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
 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內我以為主外物以